



文字的故事

唐诺



文字的故事

唐 诺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字的故事/唐诺著.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9
ISBN 978-7-208-08314-1

I.文… II.唐… III.汉字—通俗读物 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96525号

策划编辑 刘志凌
责任编辑 刘志凌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

文字的故事
唐诺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X990毫米 1/16
印 张 22.25
字 数 182,000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8314-1/G·1284
定 价 39.00元

这本书，献给我的老师

朱西宁先生，一个信任文字却也怀疑文字、

但终究用文字工作一辈子的小说家。

我相信他一定喜欢这个题材的。

目 录

0 登高丘·望远海	1
1 字的黎明	13
2 造字的困境暨文字生产线的出现	29
3 象形的字	63
4 指事的字及其他抽象符号	95
5 转注·假借·不再创造的新文字	111
6 找寻甲骨文里的第一枚时钟	133
7 最本雅明的字	165
8 低贱的字和一页完整的性爱生产图示	191
9 可怕的字	217
10 奇怪的字	247
11 简化的字	273
12 死去的字	295
13 卷土重来的图形字	325



0

登高丘·望远海



这本小书，就让我们从这个漂亮的字开始。

这是整整三千年前的字，甲骨文，彼时商代的人把它刻在牛的肩胛骨或龟的腹甲上头留给我们（我们这么说是不是太自大了点？），奇妙的是，时隔这么久，我们居然还不难看懂它，这其实是有理由的，和中国文字黏着于具象的有趣本质有关系。

首先，它里头很清楚有个“人”字，，然后在其上端头部特意地加以夸张，尤其是眼睛的部分，形成一个的样子（也就是甲骨文中的“臣”字，意思是随时得睁大眼，非常戒慎戒恐的人），最终，这个伸直身子、睁大眼睛的人还踩上高处，也许是一方大石，也许是个小圆丘甚至更高海拔的某山头，怔怔看向远方。我们当然不会晓得数千年前



引颈于广阔华北平原的这个人到底在看什么，有可能是打猎的人正贪婪看着远远的麋鹿成群；有可能是家中妻子有点焦急地等出门的丈夫回来；也极可能只是谁谁不经意走上某个高处，却忽然发现眼前的风景和平日看的不一样了，不由自主地驻足下来；更有可能就只是很平常的，像我们今天任谁都有过的，看着眼前，发发呆，让时间流过去，光这样而已。


人站高处，会忍不住驻足而望，这好像是某种人的本能，也因此，几乎每个此类的观光景点都会设置瞭望台什么的，甚至投币式的望远镜，看得更远。

这让我想起童年时一个朋友过早的浪漫想法，说他很想哪一天有机会站到一个四面八方无遮拦的大平原之上，可以看到整个地平线圈成一个漂亮的正圆形——那是一九七〇年以前的往事，当时我们还在宜兰念小学，兰阳平原是个三角形的小冲积扇，三面山，一面太平洋，我们四分之三的视野总是被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的余脉给挡着，看不了太远。事隔三十年，不知道老友这个梦想究竟实现了没？

说真的，就一个已经存留了超过三千年的字而言，“望”这字的确还活



得极好，生气勃勃。有些字会死去，有些字会在长时间的使用中改变了用途，变得形容难识，“望”字却一直到今天还存留着最原初那个引颈看前方的基本意思。

比方说，同样强调官能知觉的另一个甲骨字，，大耳朵的人，旁边再补上一个代表“口”的符号，意思原来大概是听觉敏锐、可以而且愿意聆听从器闹到幽微各种声音的人，让我们想到诸如古希腊苏格拉底这样四下探问、倾听一切、因而反倒如德尔斐神谕所说变成最智慧的人。我们晓得，在人的五官之中，视觉是最方便、最能直接使用的一种，听觉则不是如此，它得更专注才行，因此需要投注进去更多人的意识；而且还得仰赖接听之后的分辨，因此更得大量牵动内心的既有积存记忆，以进行排比、分类和判别。所以说，听觉好的人总比视觉 2.0 的人更给我们敏锐、睿智、天纵英明的稀有况味，以为不是人人能为之，尤其愈早期愈是如此。在狩猎的时刻，他能比一般人更早察觉兽群何在或危险临身（比方说我们都在电影里看过那种趴在地上、一只耳朵贴地听声音的厉害印第安人），他更可能在那种泛灵崇拜、天地山川鸟兽虫鱼皆有鬼神的时代，成为能聆听万物隐藏声音乃至神灵启示的人，于是，在那个“古之大事，惟祀与戎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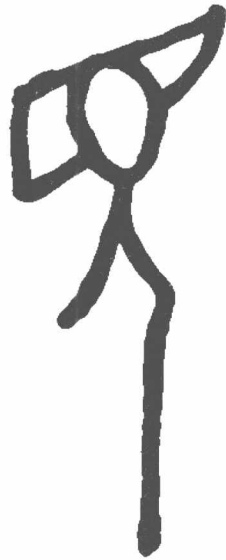
的时代，这个大耳之人有机会逐步神圣起来，被视为某种天启式的领袖人物，这个字遂也脱离了原初的素朴现实意思，伟大起来，成为我们膜拜对象的某专用指称。

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也还用的“圣”字，从听觉转到智慧，再到最终的德行无瑕不可逼视，一路往抽象、概念的世界走去不回头。

相对的，走上高处睁眼而望，只要健康，无需天赋异禀，是绝大多数人能做而且常常会做的事，所以仍好端端留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为之中。而且，就像了不起的阿根廷盲诗人博尔赫斯（显然正是一个比较接近“圣”而不是“望”的人）所说的，愈是具象，愈是现实，它愈有机会被装填入更多的情感、心思以及想像。于是，大耳朵的“圣”字升天而去，成为伟大的字、宗教的字；大眼睛的“望”字则留在平凡的生活里头和我们脆弱的人日日相处，成为诗的字。

好，既然如此，就让我们顺着这样的诗之路再往前走一点，看看可不像这个站上山头的人，多看到些什么。

同样也是诗人博尔赫斯所说的，尽管我们在字典辞典里总是看到诸如





“望者，看也”这样的解释方式，但事实上，每一个字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并没有任何两个字存在着完完全全的替代关系，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百分之百重叠在另一个字上头，因为每一个字都有它不同的造型长相，不同的起源，以及最重要的，在长时间中的不同遭遇。这不可能相同的历史遭遇，给予了每个字不可能相同的记忆刻痕，不可能相同的温度、色泽和意义层次。

比方说，“望”字就比单纯的“看”字要多了不少东西，包括动作、意识和观看焦点，以及因此迟滞而带来的时间暗示，这不论从字的原初造型或实际使用都分辨得出来。

甲骨文中我没找到“看”字，但我们可用“见”字来替代——“见”字有两组造型，这种情形在形态尚未稳定的甲骨文阶段很常有。一是



，坐着睁大眼睛的人；另一是



，站着睁大眼睛的人。

或坐或站，意象皆极其单纯明白。（但“看”字的篆字造型倒挺漂亮的，



要有内容。)

相照之下，“望”字就有趣许多了。不管是起始于有意识的走上高处瞻视，或原本并无目的的信步意外驻足，我们都很容易察觉到，它事实


上是包含了一连串的动作以及最终的静止，时间便在其间迟滞下来了。而且，“望”字只有外表的动作，没有触及任何内在的情绪，因此，这个时间因为不涉及特定意义的指涉而暂时空白了下来，它遂如老子所说的“无”，是未着色、未有意义存留的虚空，可以供我们装载东西于其中，因此，我们便可用以置放某些忽然多出来的心思、情感以及想像。

同时，我们也可以说，“望”字也是进行中、尚未完成的“看”。未完成是因为我们尚未看清楚，或看清了但尚未想清楚整理清楚，或甚至我们想看到的某个对象事实上还没出现或永远不会出现，因此，除了眼前事物清晰显像于我们视网膜之上的自然生理作用外，“望”，于是还有着“期盼”、“凝视”、“等待”乃至“失落”、“孤独”的意义层次。

所以说，博尔赫斯一定是对的，字和字怎能在不损伤的情况下彼此快意互换呢？怎么可能互换之后不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线索和情感暗示呢？

读老中国那种某某征东，某某扫北的武打式平话小说时，战将出马亮相，说书的人总喜欢在此节骨眼停格下来，卖弄意味十足地来个所谓的“有诗为证”，这里，我们也仿此为“望”字找一首诗作为收场。

这是李白的诗，仔细看活生生像对着这个甲骨文而书写的——“登高丘，望远海。六鳌骨已霜，三山今安在？扶桑半摧折，白日沉光彩。银台金阙如梦中，秦皇汉武空相待。”

六鳌，是神话里六只神龟，负责扛住岱舆、员峤两座东海之上的仙山使之不漂流，人的肉眼，如何能“看”神话世界里，“看”已然朽坏漂流历史里的种种呢？于是，傻气的李白便只能这么无限期地站下去，看转换成等待，直接硬化成  的图像。

其实，另外一首也很好，出自我同样最喜欢的诗人苏轼，它其实是夹在《前赤壁赋》文中的一段仿楚辞极其华丽的歌谣，以柔婉的期盼代替李白那种绝望的等待，而且苏轼显然是好整以暇坐着的，坐在夜游的船头叩舷而歌，辛苦划船的另有其人——“桂棹兮兰桨，击空明兮泝流光，渺渺兮余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”

说真的，尽管坐船的人这样是有点不知划船人的疾苦，但说用兰和桂这样带香气、毋宁用于祭祀降灵的柔质植物作为船桨，马上就让我们警觉起来这似乎不再是寻常的舟船泛于寻常的江上，然后，兰和桂的船桨一触江水，水上倒映着的月亮哗的整个碎开来，化为金色江流滔滔而下，你

这样子溯江而上，再不容易分清楚，是赤壁的江水呢，还是一道着上了金光、还有着汨汨流淌声音的时间大河？

也许，你就是得把时间推回到屈原的、宋玉的楚民族幽邈时代，到那个神灵和人杂处不分的尚未除魅时间，李白和苏轼所等待的，才有机会像《九歌》中说的那样翩然降临是吧。